

萬有文庫

第一集五百種

王雲五主編

宋元學案

(七十)

黃宗羲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省立新竹高中國書館



00010757

萬有文庫

第一第二兩冊五百種

總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宋元學案

(七十)

黃宗義著

國學基本叢書

C10757

宋元學案

卷六十六

南湖學案表

杜煜	從孫範	車若水	盛象翁 <small>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small>
晦翁石克齋 門人		潘希宗	
延平白水齋 溪屏山再傳		金叔明	
元城龜山 氏武夷豫章		附董華翁	
三傳 陳水二程四		胡常	
傳		王賁 <small>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small>	
		沈可亨	
		並玉峯講友	
		蔡希點	潘希宗 <small>見上玉峯門人</small>
		戴良齊	吳澄 <small>別爲草廬學案</small>
		並玉峯同調	

卷爲謝山所分立。底葉未全。移入車玉峯脚氣集。尙有紫州原本。

朱石門人劉李再傳

主簿杜南湖先生煜

杜煜字良仲。黃巖人。嘉定元年進士。官終東陽縣簿。初與弟知仁學于克齋石先生。暨克齋致先生于紫陽。于是師事者十餘年。紫陽嘗謂其論敬字工夫甚善。論氣稟有偏。而理之統體未嘗有異。亦爲得之。學者稱南湖先生。從孫則卿。哀集成書名之曰南湖先生文集。參台學源流。

杜方山先生知仁

杜知仁字仁仲。號方山。南湖先生之弟也。少有俊才。爲舉子文。操筆卽驚人。刻意于詩。不奇不已。曰。是不足以爲學。于是卽六經語孟。考論一時諸先生風旨。至紫陽之書。則拱而曰。道在是矣。窮理求仁。吾知所止。所著詩文十五卷。訂禮讀易說詩。多所論述。未及真次而卒。同上。

南湖同調

隱君車敬齋先生瑾

車瑾字元瑜。號敬齋。黃巖人。究心理學。隱居馬家山。參台州府志。

粹材譚案。謝山學案。劉記。車瑾字敬齋。蔡夢說之師也。誤以其號爲字。劉記又云。車敬齋未識卽安行否。又云。敬齋當是魯齋弟子。攷浙江通志。引黃巖遺逸傳。亦云。車敬齋名瑾。字元瑜。景山其孫也。觀先生弟子之門人。有在魯齋之門者。玉峯爲先生曾孫。亦嘗學於魯齋。則先生之不得爲魯齋弟

子明矣。

南湖家學劉李三傳

清獻杜立齋先生範

杜範字成之。雲濠。一作成己。黃巖人。少從其從祖良仲仁仲遊。從祖受學文公。至先生益著。由進士轉軍器監丞。入對言君相之私未去。更新之效未睹。又言近用名儒發明格致誠正之學。願以其講明見之。施行及爲御史。以言忤時相鄭清之。先生自劾言宰相與臺諫當同心爲國。豈容以私害公。并論斥侍從近臣監司郡守之失職者。時相愈忌之。先生自入臺。屢丐祠。至改常少復。五上歸田之請。不允。還祕書監。拜殿中侍御史。先生奏臣冒耳目之寄。輒忤宰相。今又使居言職。豈以臣絕私比。而其言猶有可取邪。復言時相橫啓邊釁。並發其私疏。入不報。而有左史之命。卽渡江歸。嘉熙二年。知寧國府。四年還朝。累遷至禮部尙書兼中書舍人。擢同簽書樞密院事。先生自還朝後。抗言無隱情。旣入都堂。丞相史嵩之忌之。遷同知樞密院事。以李鳴復參知政事。先生曾勸鳴復不屑與共政。去之。會嵩之遭喪。拜先生右丞相。力疾入覲。帝親書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賜之。先生上五事。並條利病與政事可行者爲十二事。一以去私爲主。雖秉鈞未久。不能大有所匡正。而其忠君愛國之忱。悱惻懇到。於宋之末葉。求之。蓋亦難其選矣。卒贈少傅。諡清獻。所著有古律詩歌詞五卷。雜文六卷。奏稿十卷。外制三卷。進故事五卷。經筵講義三卷。參史傳。○雲濠案四庫書目收錄清獻集二十卷。蓋後人重輯之本。非其舊矣。

清獻文集補

老氏宗虛無尚柔謙傷周衰文敵欲返之樸古者蓋其著書本意若圖錄之傳符咒之術乃本之張道陵而寇謙之借李君以文其欺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清獻文集二條其一條移入車隘軒傳後

南湖門人

布衣邱木居先生漸

邱漸字子木黃巖人也受業南湖杜氏之門故與清獻爲莫逆交講明道學以淑後進清獻枋國先生多所贊畫然欲援之仕則不可卒以布衣終門人甚盛四書衍義其所著也門人之最著者曰戴亨補

雲華謹案台州府志戴先生鄉人尊之曰木居先生

方山家學

清獻杜立齋先生範見上南湖家學

敬齋家學

隱君車隘軒先生似慶

車似慶字石卿號隘軒潛心理學隱居樂道年已及耄觀書猶至夜分釋經評史權古商今不襲簡策陳言迥出新意自成一家言所著有五經論閒居錄隘軒文集杜清獻公陳篋窗爲之序嘗與王侍郎方巖友善及方巖擢高第登顯仕強而附者鱗鱗然先生至絕迹其門郡守屢挽之不能致參台州府志

梓材謹案台州府志誤作車彌字似慶今據謝山節錄杜清獻文原註云隘軒名似慶字石卿改正

附錄

杜清獻曰。車隘軒閒居錄。於邪正義利雅俗之雜。與傲上諂下凌弱畏勢等語。皆不易之確論。至謂以僻異解經。當與侮聖言同科。尤見其所守條律之嚴。補

車先生似度

車似度。隱君瑾之子。與其子景山皆老於儒。參柳待制集。

車先生倬

車倬。字章甫。隘軒子。能世其家。以身爲鄉社倚重者四十年。參台州府志。

車密林先生景山

車景山。號密林。敬齋孫。博學能文。舉鄉科。上春官不第。遂老於家。參台州府志。

車韶溪先生安行別見木鐘學案。

聘君車玉峯先生若水見下立齋門人。

迪功車雙峯先生若館別見木鐘學案。

敬齋門人

蔡起巖先生夢說

蔡夢說。字起巖。黃巖人。嘗從車敬齋遊。究心濂洛之傳。開門授徒。黃超然高志伊方儀皆其高弟。所著書多散亡。獨箋詩八卷藏於家。補

立齋門人劉李四傳

聘君車玉峯先生若水

車若水字清臣黃巖人。賈似道再聘入史館不赴。先生嘗登貫窗陳者卿之門。貫聰學古文於水。葉氏適而得其傳者也。是時吳子良先從貫聰。已登科。聲譽甚震。先生以晚進。一旦貫聰於人前揚之過當。同門皆不平。久之乃服。已而事杜清獻公範。乃自以爲求道之晚。嘗著道統錄。自周子至勉齋。講明性理。自號玉峯山民。有宇宙略記。世運錄。道統錄。玉峯完稿。修。

梓材匯案。玉峯傳及脚氣集。黃氏原本在金華學案。今據序錄入是卷。

玉峯脚氣集

養氣要緊。在有事與勿忘上。工夫自到。又不可責近效。所謂大段著力不得也。著力則氣壹動志。前功不保矣。勿正是爲常有事者言也。勿助是爲勿忘者言也。振苗是爲已耘苗者言也。不曾耘苗。草長而苗且不存。又何苗之可振乎。告子不肯做有事與勿忘功夫。只願勿正勿助。其曰不得于心。勿求于氣。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此後世釋氏之不動心。非儒者之不動心。

祖望謹案。所謂振苗。非指告子。

濂溪不言知格。徑說定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以上。皆知格也。厥彰厥微。弗靈匪登。其知格也至矣。定之仁義中正。則著實主靜。則立本。其知格也至矣。

禮運首章。載孔子言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大道既隱。始以禮義爲紀。雖禮義以言道。是老子之言也。補。

漢時士大夫奏事宮中。要便入來。只是不到後庭。所以公孫宏燕見武帝。或時不冠。又不冠不見汲黯。猶是周禮古意。自武帝以宦者典章奏。而士大夫遂疏。門禁森嚴。全隔絕矣。於是親宦官宮妾之時多。親士大夫之時少。補

禪家之法。只是要人靜定。痴守一向。更不思別路。久而自能通達。此吾儒至誠如神意。吾儒公溥。他只是自私。他要不落窠臼。誠是不落窠臼。然亦有可搏摸者。問如何是佛祖西來意。曰。庭前柏樹子。此語最好。是吾儒一個仁字也。如何是佛。曰。乾屎橛。謂前人往矣。我自當作工夫。說前人甚麼。此句與吾儒別。有問請師安心。曰。將心來與汝安。百丈謂潞山曰。汝撥爐中有火否。潞山撥云。無火。百丈起深撥得火。云。此不是火。吾儒亦如此教人。但今聽之者。不把作事看。反不如他能信向服行也。然既曰悟道。必當首先悟吾父母如何。三綱五常。身體髮膚。七顛八倒。反借吾儒名分之說。與四海五湖無所係著之人。捏合交道。而自謂高於一世。而人亦以是高之。然若無朝廷。見成飯與喫。見成法與持。亦定坐禪不成也。

程子令人類聚論語言仁處。玩味此最切於教人。仁實是難調。看來看去。自曉得可也。上蔡譏痛痒之語。亦切。蓋出於程子痿痺不仁之語意。愚嘗講程子觀雞雛。可以觀人仁。說得幾句。自謂有功於諸儒。

明道先生說。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為恭之謂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為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人把禮者非體之禮作句。所以都說不得。禮者非體之是一句。禮是自然底道理。是一句。禮者不是將吾身體得出來。乃是自然底道理。纔說體之。則便非自然。便身與禮為二。

格物是窮理不可易也。而以格爲至，則有可籌釋者。格於上下，可以訓至。格物難以訓至，曰致知在至物，非辭也。愚嘗謂格且比方思量之謂，此爲是。此爲非，此爲正，此爲邪，此爲輕，此爲重。今之諺欲知輕重，則曰以稱格之。此字必有傳承。玉篇云：格，至也。量也。度也。廣韻亦然。彼之字義，多出於古時。經注格致，也是。堯典註：不知度也。量也。出在何處，以此訓格。正與今文合。向曾以告星渚，星渚以面看屋，久之無說。

自先王之禮不行，人心放恣，被釋氏乘虛而入，而冠喪葬祭，皆被他將蠻夷法來奪了。冠禮如他初削髮受戒之類，其丁寧告戒甚嚴。古時亦有幾個好僧，今時受戒出壇便破，喪禮則有七次之說，謂人死後每逢七日，其魂必經陰司受許多苦。凡七次，愚夫惑其說，請僧追薦。然今讀書人既闢佛老，不用其說，而於吾禮自不會盡。朝夕無奠，朔望無奠，飲酒食肉，若罔聞知，則又夷狄之不若也。火化是大逆，又被他說火化上天，施斛一節，既薦祖先，因請客共享之，神不欲非類，民不祀非族，蓋是理之必然。然後世小人，但知自己飢餓，何曾思親，往往雖有子孫，亦是若敖，則施斛畢竟是一祭祀，以僧代巫，或亦致死致生之道。呂居中云：鄭槩堂先生亦不信佛老，亦不廢施斛，但要擇僧。補

魏文侯自請於周爲諸侯，又爲田和請，吾爲卜子夏段干木恥矣。補

穎考叔取整弧以先登，純孝者如此乎。補

古者人鬼不相襲而相得也。後世人求鬼，鬼求人，鬼亦非其鬼矣。

程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釋氏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則無矣。愚謂釋氏但能存其無用之心，養其無實之性，卻不盡心知性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文王卦辭元亨利貞本只兩意。元而亨利于正而已。今諸卦都是如此。孔子文言自以所見拆作四字說。自是一項道理。然非文王繫卦之本意也。孔子到此卻又就文王本意作兩件說。自乾元發出。豁達呈露。生意徧滿。無不亨通。所謂始而亨也。然皆可見者氣也。須有理主於其中。何嘗有不好底生意。蓋純粹至善是乾德之本。然乾之性情只是利於正也。乾之性情如此。則凡資始於乾者皆如此。是故人可以爲善。不可以爲惡。蓋其本來情性只是利於正也。

梓材謹案玉峯脚氣集梨洲所錄者十一條。今以其一條爲沈可亨立傳於後。又一條移入木鐘學案。一條移入滄州諸儒謝山所錄十條。今以其一條爲金叔明立傳於後。又移入象山學案一條。木鐘學案一條。蜀學略一條。

附錄

王魯齋曰。近得車玉峯書。謂大學格致傳未嘗亡也。欲以知止而后有定一段。合聽訟共爲一章。不動斧鑿。而元詞儼然。誠追亡之上功也。昔日嚴陵吳守槃亦有此說。見盧新之跋。嘗以此說請教於西山葉先生。曰。且去涵養。

宗義案魯齋以知止爲格致之傳。發自玉峯。凡玉峯之所論著者。魯齋未嘗不歎服其學力也。玉峯于魯齋在師友之間。魯齋之門如吉甫玉峯。皆所謂知過於師。方堪傳授耳。

玉峯講友

胡思齋先生常

胡常字立方，號思齋，黃巖人。好修，不慕榮利，親掃戶庭，一睡不委於地。几案光潔如洗，書籍圖畫，端正完整。若手未觸，觀書必端坐，未嘗行動挾攜。雖在市廛，跬步不出戶外。彙編朱子語錄十卷，又著夏釜吟三卷，與車玉峯友善。玉峯以兄事之。王令華甫親訪其廬，洪令樞、趙守景、緯皆加敬禮。時就問政，陰及物者甚衆。天子錫恩台士，使盡赴春官。徐守宗臣曰：「若思齋不可挽之，其相重如此。」一日疾革，神色如常，時猶奮語及大學疑義，以書抵玉峯，已而屬纊。玉峯志其墓。參台州府志。

堂長王石潭先生賁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沈先生可亨

沈可亨，玉峯友人也。玉峯脚氣集云：趙幾道說誠無爲幾善惡，作一圖，上寫一誠字，直落寫個善字，偏傍一絲寫個惡字，以惡是誠之庶孽，善是宗嫡，可亨疑之，以問。此疑甚善，幾道自謂可勝胡氏同體異用之說，不知其尤非也。且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當其未發，只是至善，至于發時，始有中節與不中節，中節者是不走作這中，不中節者是走作這中，卻不是這中。先生個中節，旋生個不中節，如水之清，有以濁之，不是當初帶得這濁來。若是庶孽，亦從他身上出，豈不枉屈。

梓材謹案：趙幾道說朱子文集，屬之幾道從弟致道。

玉峯同調

隱君蔡春山先生希點

蔡希點，字子與，號春山，太平人。博學善詩，隱居教授，從遊者以百數。多擢高第，躋膺仕。先生安貧樂道，以

終其身。所著有春山雜稿。參台州府志。

祕監戴泉溪先生良齊

戴良齊字彥肅。黃巖人。嘉熙進士。累官祕書少監。以古文鳴。而尤精性理之學。所著有中說辯妄。通鑑前紀。曾子遺書。論語外書。孔子年譜。世譜。七十子說。林公輔答徐始豐書。有曰。當今經書。雖皆具完。而禮經獨爲殘缺。加以漢儒之記。有不純者。郡先哲戴大監。營力爲之辯。草廬吳文正公師之。得其說。於今未大行也。觀此其學之源委可見。參赤城新志。

雲濤謹案。謝山劄記有戴良齊泉溪集六字。泉溪蓋先生之號。

木居門人

戴彝翁先生亨

戴亨字子元。臨海人。師事邱木居。有太極圖說。人心道心說。近思錄補注。朱子詩解。北溪字義辨正。其教人以毋自欺爲第一義。嘗銘座右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欲人不知。莫若弗爲。參考浙江通志。

梓材謹案。台州府志載先生號彝翁。黃巖戴祕書良齊之從子也。

方懋翁先生儀

方儀字儀父。黃巖人。少從邱木居學。復參問於徐徑。暇劉後村。林竹溪諸公。俱愛敬之。性冲淡温厚。待人以誠。沈思於易。至老無倦。所著有懋翁玩易十卷。及感遇歌。候樵存稿。參台州府志。

起巖門人敬齋再傳。

康敏黃壽雲先生超然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高天逸先生耕

高耕字志伊其先觀察使棟從高宗南渡居臨海先生詩文意不拔俗語不驚人不已也晚歲益奇自號天逸所著有口金集參台州府志

方懋翁先生儀見上水居門人

玉峯門人劉李五傳

州判盛聖泉先生象翁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隱君潘柏峯先生希宗

潘希宗字景昭一名燿黃巖人從蔡春山車玉峯遊宋景定二年領漕薦文丞相器重之有往來書札宋亡隱居不仕號柏峯居士有文集補

金先生叔明附董華翁

金叔明玉峯之徒也玉峯脚氣集曰周禮冬官散在諸官之中而地官尤多自編帙散亂俗儒補緝遂以田野諸職並附地官則馮相保障之類皆可附天官邪叔明作周禮十疑十答予遂授以俞氏復古編董華翁辯俞氏之不可憑此是忠厚不欲輕動古人之意叔明云周官三百六十今已存三百五十只亡其十豈可謂冬官亡也但冬官之不亡只可使人自曉自推俞氏乃斷定撥置爲累多矣補

梓材議案董華翁當是陳潛室弟子董正翁楷之兄侍郎樸正翁見水鏡學案

春山門人

隱君潘柏峯先生希宗見上玉峯門人

泉溪門人

文正吳草廬先生澄別爲草廬學案

卷六十七

九峯學案表

蔡沈	子模		
西山季子 晦翁門人	子杭		
延平白水籍 溪屏山再傳	子權		
元成龜山識 氏武夷像章	陳光祖	別見西山蔡氏學案	
三傳 涑水二程四	劉欽	子涇	
傳	何雲源	劉漢傳	
			劉實翁
			子震

王充耘

黃鎮成

陳師凱

並九峯續傳

黃千能

九峯同調

九峯學案

祖望謹案蔡氏父子兄弟祖孫皆爲朱學干城而文正之皇極又自爲一家述九峯學案梓材案蔡氏自四山先生晦翁稱爲老友子若孫入學案者八人九峯二兄並見四山蔡氏學案謝山以九峯皇極自爲一家故別爲九峯學案

晦翁門人劉李再傳

文正蔡九峯先生沈

蔡沈字仲默建陽人西山先生季子也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求訪不就學者稱爲九峯先生先生自勝衣趨拜入則服膺父教出則師事文公文公晚年訓傳諸經略備獨書未及爲環眠門下生求可付者遂以屬先生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西山獨心得之未及論著亦曰成吾書者沈也先生沈潛反覆者

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於書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羣聖賢用心之要。洪範洛誥秦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雲濠案陳直齋書錄解題載朱子書古經四卷序一卷。宋志所著錄者稱有六卷。慶元初僞學之論興。西山遠謫春陵。先生徒步數千里以從。九疑之麓。道楚粵窮。僻處山川風物。悲涼悽愴。居者率不能堪。先生父子相對。獨以理義自怡悅。浩然無湘纍之思。楚囚之泣也。西山不幸歿。貶所復徒步護柩以歸。有遺以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寧隨所止而殯。不忍累先人也。先生年僅三十。卽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其文長於論辯。詩早慕太白。晚入陶韋社中。至其吟詠性情。摹寫造化。則又源流文公。感興諸作。非徒以詩自命而已。明正統初。追諡文正。

書經集傳序

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用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法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紂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何如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

洪範皇極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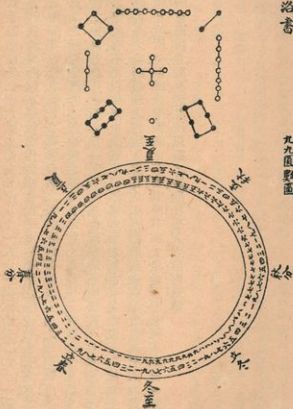
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者始於一。象者成於二。一者奇。二者耦也。奇者數之所

以行。耦者象之所以立。故二而四。四而八。八者八卦之象也。一而三。三而九。九者九疇之數也。由是重之。八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卽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用書。潛虛用圖。非無作也。而牽合傳會。自然之數。益晦蝕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者。數也。人物之所以生者。數也。萬事之所以失得者。亦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乎理。非窮神知化。獨立物表者。曷足以與此哉。然數之與象。若異用也。而本則一。若殊途也。而歸則同。不明乎數。不足與語象。不明乎象。不足與語數。二者可以相有。不可以相無也。先君子曰。洛書者。數之原也。余讀洪範而有感焉。上稽天文。下察地理。中參人物。古今之變。窮義理之精微。究興亡之徵兆。微顯闡幽。彝倫攸敘。真有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之妙。歲月侵尋。粗述所見。辭雖未備。而義則著矣。其果有益於世教否乎。皆所不敢知也。雖然。余所樂而玩者。理也。余所言而傳者。數也。若其所以數之妙。則在乎人之自得焉爾。

洛書

九九圓數圖

洪範皇極圖



九九方數圖

九九	九八	九七	九六	九五	九四	九三	九二	九一
八九	八八	八七	八六	八五	八四	八三	八二	八一
七九	七八	七七	七六	七五	七四	七三	七二	七一
六九	六八	六七	六六	六五	六四	六三	六二	六一
五九	五八	五七	五六	五五	五四	五三	五二	五一
四九	四八	四七	四六	四五	四四	四三	四二	四一
三九	三八	三七	三六	三五	三四	三三	三二	三一
二九	二八	二七	二六	二五	二四	二三	二二	二一
一九	一八	一七	一六	一五	一四	一三	一二	一一

九九行數圖

一一冬至

七二

四四立夏

一六

七七秋分

四一穀雨

一三

七四白露

四六

一八

七一處暑

四三

一五

七六

四八

一二

七三

四五

一七大寒

七八

四二

一四小寒

七五

四七小滿

一九

四九

七九

二一

五一

八一

二二立春

五二芒種

八二寒露

二三

五三

八三

二四

五四

八四

二五雨水

五五夏至

八五霜降

二六

五六

八六

二七

五七

八七

二八驚蟄

五八小暑

八八立冬

二九

五九

八九

三一

六一

九一

三二

六二

九二

三三春分

六三大暑

九三小雪

三四

六四

九四

三五

六五

九五

三六清明

六六立秋

九六大雪

三七

六七

九七

三八

六八

九八

三九

九六

九九冬至

九九積數圖

一九

八十一

七百二十九

二十八

百六十二

一千四百五十八

三	二十七	二百四十三	二千一百八十七
四	三十六	三百二十四	二千九百一十六
五	四十五	四百有五	三千六百四十五
六	五十四	四百八十六	四千三百七十四
七	六十三	五百六十七	五千一百有三
八	七十二	六百四十八	五千八百三十二
九	八十一	七百二十九	六千五百六十一

洪範皇極內篇

造化之爲造化者。幽明屈伸而已。天者明而伸者也。地者幽而屈者也。暑者明而伸者也。寒者幽而屈者也。晝者明而伸者也。夜者幽而屈者也。天地也。寒暑也。晝夜也。幽明屈伸以成變化者也。是故陽者吐氣。陰者含氣。吐氣者施。含氣者化。陽施陰化。而人道立矣。萬物繁矣。陽薄陰則繞而爲風。陰囚陽則奮而爲雷。陽和陰則爲雨。爲露。陰和陽則爲霜。爲雪。陰陽不和則爲戾氣。

沖漠無朕。萬象具矣。動靜無端。後則先矣。器根於道。道著器矣。一實萬分。萬復一矣。混兮闢兮。其無窮矣。是故數者計乎此者也。疇者等乎此者也。行者運乎此者也。微而顯。費而幽。神應不測。所以妙乎此者也。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形生氣化。而生生之理無窮焉。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化生

者塞化醇者賾覆土之陵積水之澤草木魚蟲孰形孰色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化化生生莫測其神莫知其能

理之所始數之所起微乎微乎其小無形昭乎昭乎其大無垠微者昭之原小者大之根有先有後孰離孰分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老氏爲虛釋氏爲無形名失實陰陽多拘異端曲學烏乎不渝哉

有理斯有氣氣著而理隱有氣斯有形形著而氣隱人知形之數而不知氣之數人知氣之數而不知理之數知理之數則幾矣動靜可求其端陰陽可求其始天地可求其初萬物可求其紀鬼神知其所幽禮樂知其所著生知所來死知所去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智者君子所以成德之終始也是故欲知道不可以不知仁欲知仁不可以不知義欲知義不可以不知禮欲知禮不可以不知數數者禮之序也分於至微等於至著聖人之道知序則幾矣

人非無知也而真知爲難人非無見也而真見爲難義之賈人所知也而犯義者多禮之文人所見也而越禮者衆以其知之非真知見之非真見爾真者精之極精則明明則誠誠則爲其所爲不爲其所不爲如水之寒火之熱亦性之而已矣

物窒而理虛暗窒而明虛萬物生於虛明而死於暗窒也萬事善於虛明而惡於暗窒也虛明則神神則聖聖者數之通也窒暗則惑惑則愚愚者數之塞也

陰陽五行其體而用用而體者邪渾渾淪淪而出入異門繩繩井井而形色俱混合之而知其異析之而知其同微之而知其顯充之而知其不可窮者其庶矣哉

陰陽相爲首尾者邪。是故陽順而陰逆。陽長而陰消。陽進而陰退。順者吉而逆者凶。邪長者盛而消者衰。邪進者利而退者鈍。邪周流不窮。道之體也。得失相形。事之紀也。

陰陽非可一言盡也。以清濁言。則清陽而濁陰。以動靜言。則動陽而靜陰。以升降言。則升陽而降陰。以奇耦言。則奇陽而耦陰。小大高卑。左右後先。向背進退。順逆醜妍。靡物不爾。無時不然。愈析愈微。愈窮愈逖。音沿。陰陽之精。互藏其營。陰陽之氣。循環迭至。陰陽之質。縱橫曲直。莫或使之。莫或禦之。

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變化者。陰陽之消長屈伸也。非二則不能久。非一則不能神。

昔者天錫禹洪範九疇也。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無形者理也。有形者物也。陰陽五行。其物也。歟。所以陰陽五行。其理也。歟。無形之中。而具有形之實。有形之實。而體無形之妙。故君子語上而不墮於虛無。語下而不泥於形器。中立而不倚。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而不憂。

形氣之元。極實先焉。極無不中也。氣或偏矣。形又偏矣。中無不善。偏不善矣。氣之善者十之五。形之善者十之三。三五之中。又有至焉。有不至焉。純乎極者。一而已矣。漸偏則漸駁。氣使然也。形使然也。氣有方形。有體。故中者少而偏者多也。此天下善惡之所由出。失得之所由分。吉凶禍福之所由著歟。

理其至妙矣乎。氣之未行。物之未生。理無不具焉。氣之既形。物之既生。理無不在焉。渾然一體。而不見其有餘。物各賦命。而不見其不足。無形影可度也。無聲臭可聞也。主萬化。妙萬物。人知其神。而不知其所以。

神。

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也。道妙而無形，性則仁義禮智具而體著矣。

程子曰：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者也。非性無以見道，非不息亦無以見道，是以君子盡性而自強不息焉。

朱子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自形而下者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形而上者觀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使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孰能識之。

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神者，氣之伸陽之動也。鬼者，氣之屈陰之靜也。靜不能以不動，動則萬物之所從生，動不能以不靜，靜則萬物之所由復。一往一復，其機蓋有不能自己者焉。非一則不能成兩，非兩則不能致一。兩者可知，而一者難知也。兩者可見，而一者難見也。可知可見者，體乎難知難見者，微乎仁義禮智信者，義理之公也。人之所固有，視聽言動思者，形器之私也。我之所自生，公者千萬人之所同，私者一人之所獨，是以君子貴同而賤獨。

極建則大本立，極明則大用著，以之齊家而家無不齊，以之治國而國無不治，以之平天下而天下無不平。若是者，天地其合，鬼神其依，龜筮其從，立百世之下，等百世之上，而莫能遠也。立百世之上，俟百世之下，而亦莫能遠也。

天地之位也。四時之運也。陰陽感而五行播矣。五行陰陽也。陰陽五行也。

數始冥冥。妙於無形。非體非用。非靜非動。動實其機。用因以隨。動極而靜。清濁體正。天施地生。品彙咸亨。各正性命。小大以定。斯數之命。既明且神。是曰聖人。

人心至靈也。虛明之頃。事物之來。是非非非。無不明也。少則昏矣。久則怠矣。又久則棄之矣。無他。形器之私溺之也。人能超乎形器。拔乎物欲。達其初心。則天下之理得矣。

天下之理。動者奇而靜者耦。行者奇而止者耦。得友者致一。而生物者不二也。

數者彝倫之叙也。無敘則彝倫斁矣。其如禮樂何哉。

人心動靜。性情具焉。性者理之形體。情者性之發動。善其本然。惡其過不及也。存中莫善於敬。進學莫善於知。二者不可廢一也。

人之一心。實爲身主。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方其寂也。渾然在中。無所偏倚。與天地同體。雖鬼神不能窺其幽。及其感也。隨觸隨應。範圍造化。曲成萬物。雖天地不能與其能。天地之大人。猶有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至小無內。至大無外。無內不可分也。孰分之歟。無外不可窮也。孰窮之歟。思之思之。或顯其微。度之度之。莫或其遺。匪神之爲。而妙於斯。程子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常之時。義大矣哉。禮義交際。其萬化所入之門邪。東北萬物之所出也。出則有神。西南萬物之所入也。入則復命。其出也順。而生。其入也拂。而遂。不觀其出。無以知物之育。不觀其入。無以知物之復。火之克金。水之生木。出入循環。

生克嗣續。老彭得之以養身。君子得之以養民。聖人得之而天下和平。

周子曰。厥彰厥微。匪靈弗登。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明禮而後可與適道。守禮而後可與治民。達禮而後可與言數。非禮之道。老佛之道也。非禮之治。荒唐之說也。非禮之數。京房郭璞之技也。君子所不由。不爲不言也。

至一而精。至虛而靈。有動有靜。動直靜凝。靜已而動。動已而靜。一靜一動。爲屈爲伸。爲鬼爲神。人心至妙。萬化之窮。動靜之微。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仁智交際。萬化之機軸也。

氣之消息也。以漸氣之息也。形之生也。氣之消也。形之毀也。調萬物者。莫澤乎水。化萬物者。莫疾乎火。水火者。未離乎氣者也。數運無形。而著有形。智者一之。愚者二焉。數之方生。化育流行。數之已定。物正性命。圓行方止。爲物終始。隨之而無其端也。迎之而無其原也。渾之惟一。析之無極。惟其無極。是以惟一。

二氣之初。理妙於無。五運迭至。理藏於智。或爲之先。大本其原。或爲之後。復往之間。大本太始。復往而已。二者不同。一而已矣。二氣之神。陰精陽明。消息變化。有立有行。立則形具。行則氣著。上下其儀。先後其施。一行一立。爲闢爲翕。何千萬年。無終極焉。上卷

河圖體圓而用方。聖人以此而畫卦。洛書體方而用圓。聖人以此而敘疇。卦者。陰陽之象也。疇者。五行之數也。象非耦不立。數非奇不行。奇耦之分。象數之始也。是故以數爲象。則奇零而無用。以象爲數。則多耦而難通。陰陽五行。固非二體。八卦九疇。亦非二致。理一用殊。非深於造化者。孰能識之。

河圖非無奇也。而用則存乎耦。洛書非無耦也。而用則存乎奇。耦者陰陽之對待乎。奇者五行之迭運乎。對待者不能孤。迭運者不能窮。天地之形。四時之成。人物之生。萬化之凝。其妙矣乎。象以耦爲用者也。有應則吉。數以奇爲用者也。有對則凶。上下相應之位也。陰陽相求之理也。中五特立。而當時者獨盛也。是故天地定位。山澤通氣。木盛而金衰。水寒而火囚。理有相須。而物不兩大也。

數者動而之乎靜者也。象者靜而之乎動者也。動者用之所以行。靜者體之所以立。清濁未判。用實先焉。天地已位。體斯立焉。用既爲體。體復爲用。體用相仍。此天地萬物所以化生而無窮也。

流行者其陽乎。成性者其陰乎。陽者數之生也。陰者數之成也。陽以三至。陰以倍乘。生生不窮。各以序升。自然而然。有不容己。非智與仁。曷克終始。

言天下之靜者存乎正。言天下之動者存乎時。正者道之常也。時者因之綱也。是故君子立正以俟時。數者所以順性命之理也。一爲水而腎。其德智也。二爲火而心。其德禮也。三爲木而肝。其德仁也。四爲金而肺。其德義也。五爲土而脾。其德信也。

一者九之祖也。九者八十一之宗也。圓之而天。方之而地。行之而四時。天所以覆物也。地所以載物也。四時所以成物也。散之無外。卷之無內。體諸造化而不可遺者乎。

一數之周一歲之運也。九數之重八節之分也。一一陽之始也。五五陰之萌也。三三陽之中也。七七陰之中也。二二者陽之長。四四者陽之壯。五則陽極矣。六六者陰之長。八八者陰之壯。九則陰極矣。一九首尾爲一者。一歲首尾於冬至也。蓋冬至二而餘則一也。

一者數之始也。九者數之終也。一者不變而九者盡變也。三五七者變而少者也。二四六八者變而耦者也。變之耦者不能以及乎奇。變之少者不能以該乎物。奇耦相參多寡相函其惟九數乎。

順數則知物之所始。逆數則知物之所終。數與物非二體也。始與終非二致也。大而天地小而毫末。明而禮樂幽而鬼神。知數即知物也。知始即知終也。數與物無窮其誰始而誰終。

數始於一。參於三。究於九。成於八十一。備於六千五百六十一。八十一者數之小成也。六千五百六十一者數之大成也。天地之變化人事之始終。古人之因革莫不於是著焉。是故一九而九九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七百二十九。二九十八十八而百六十二。百六十二而一千四百五十八。三九二十七二十七而二百四十三。二百四十三而二千一百八十七。四九三十六三十六而三百二十四。三百二十四而二千九百一十六。五九四十五四十五而四百有五百。五百有五而三千六百四十五。六九五十四五十四而四百八十六。四百八十六而四千三百七十四。七九六十三六十三而五百六十七。五百六十七而五千一百有三。八九七十二七十二而六百四十八。六百四十八而五千八百三十二。九九八十一八十一而七百二十九。七百二十九而六千五百六十一。列而次之。自一而九。自九而一。一逆一順。一九二八三七四六互相變通。五則常中有吉無凶。禍亡而福隆。君子之所爲宮。是故一變始之始。二變始之中。三變始之終。四變中之始。五變中之中。六變中之終。七變終之始。八變終之中。九變終之終。數以事立亦以事終。酬酢無常與時借通。

中者天下之大本乎。自一而九。自九而一。雖歷萬變而五常中焉。

洛書數九而用十。何也。十者數之成也。數成而五行備也。數非九不生。非十不成。九以通之。十以節之。九以行之。十以止之。九者變通之機。十者五行之斂也。方隅對待中。五含五而十數已具於九數之中矣。以見其體用之不相離。而圖書所以相爲經緯也。

九者生數也。十者成數也。生者方發而未形成者。已具而有體。未形而有形者。變化見也。有體而無體者。其用藏也。是故雨以潤之。暘以煖之。寒以斂之。燠以散之。風以動之。其生物也不測。其成物也不忒。生居物先。成居物後。故能爲奇。故能爲耦。

天下之數。九而究矣。十者一之變也。百者十之變也。千者百之變也。萬者千之變也。十百千萬皆一也。朱子曰。天數中於五。地數中於六。天有陰陽。故二其五爲一十。合三與七一與九。亦十也。地有柔剛。故二其六而爲十二。合四與八。二與十。亦十二也。十爲千。十二爲支。十千者五行有陰陽也。十二支者六氣有柔剛也。十千實五行也。十二支實六氣也。五行六氣實一氣也。清濁未判。乃天地之所以立。上下定位。又萬物之所以生。故自體言之。則對待而不可缺。自用言之。則往來而不可窮。蓋造化之幾微。聖人之能事也。

物有其則。數者盡天下之物則也。事有其理。數者盡天下之事理也。得乎政。則物之則。事之理。無不在焉。不明乎數。不明乎善也。不誠乎數。不誠乎身也。故靜則察乎數之常。而天下之故無不通。動則達乎數之變。而天下之幾無不獲。

正數者。天地之正氣也。其吉凶也確。閒數者。天地之閒氣也。其吉凶也雜。其進退消長之道歟。

數由人興。數由人成。萬物皆備於我。咸自取之也。中人以上。達於數者也。中人以下。困於數者也。聖人因理以著數。天下因數以明理。然則數者。聖人所以教天下後世者也。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因天下之疑。定天下之志。去惡而就善。舍凶而趨吉。謁焉而無不告也。求焉而無不獲也。利民而不費。濟世而不窮。神化而不測。數之用其大矣哉。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天道之流行也。

箕子曰。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鄭先生聞

鄭開字行之補

雲濤隱案北溪文集數與鄭行之書先生名聞字行之蓋取開斯行之之義謝山學案劉記有鄭行字開之名字倒置特爲正之

附錄

北溪與嚴守鄭寺丞書曰象山一種學問不止是竊禪家乃全用禪家意旨但以孔孟歷代宗崇已極不可貶剝遂託其言以文蓋其學雖或做入細工夫與儒家內省處相近而亦大段疏闊簡率只是山林一苦行僧道輩氣象所謂聖門切己存養省察精微嚴密之旨彼烏足以知之而况含糊不明理之蔽必至

於錯認人欲作天理而不自知。幸獲憑藉德音爲之剖晰。於此間得四人。若張應霖朱右李彝鄭聞者。篤志爲道義之歸。鄭張已識路脈不差。有可成之望。因以種聖學於一方。非細事也。補

粹材謹案北溪是書上文云。經過壽昌航頭。鄭生聞者。已伺候於道左。叩其所學來歷。平日惟在發呂氏家塾。從王深源爲學。卻好觀周程朱呂之書。又云。及得其書。大有警省。年方二十六。趨向甚正。云云。又北溪與先生書云。書詞主象山。其根源差錯矣。子平日在呂氏家塾相講磨。東萊蓋友朱張。師周程而宗孔孟者也。其子弟決不肯其先學爲異端之趣。不知子何從而得之。是先生學出東萊。而又爲象山之學者也。

賈齋講友

縣令謝恕齋先生升賢

謝升賢字景芳。號恕齋。仙遊人。與陳沂爲友。端平中登第。官至循州興寧令。漕使方大琮提刑楊大異皆薦先生宜充師儒之選。有太極圖西銘中庸大學解。刻於濂泉書院。

嗚爲質地交於天而水火爲氣。二變而三不變者。二得陰陽之正。而三得陰陽之雜也。故二能變而三不能變也。

五行二氣之分也。二氣交感。網緼雜糅。開闔動盪。相生則水木火土金。相克則水火金木土。出明入幽。千變萬化。四時之運。生克著焉。

自陰而陽也。順自陽而陰也。逆木之盛也。水實生之。金之成也。火實制之。順而生者易知。逆而克者難見。

曰伏焉。曰伐焉。土著其中。因時致王。四序成功。而無名稱焉。其至德矣夫。

善養生者。以氣而理形。以理而理氣。理順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天地萬物無不和矣。不善養生者。反是。理昏於氣。氣格於形。耳目口鼻徇而私慾勝。好惡哀樂淫。而天理亡。其能苟生者。禽獸而已矣。

耳目口鼻手足之用皆五也。或曰支指五矣。耳目口鼻何有焉。耳聽五聲。目辨五色。口嘗五味。鼻別五臭。不具於此。何有於彼。手足以形用。耳目口鼻以神用。形用者易知。而神用者難識也。

原者氣之始也。冲者形之始也。中者治之極也。用者物之窒也。終者事之畢也。原者仁之先也。用者義之端也。公者禮之閑也。戎者智之刃也。中者信之完也。

原者近乎中也。伏者遠乎中也。近者進而遠者退也。近者息而遠者消也。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也。原元吉幾。君子有慶。數曰原。誠之源也。幾。繼而善也。君子見幾。有終慶也。潛勿用。有攸往。正靜吉。數曰潛。

藏也。勿用。有攸往。陽微也。正靜吉。正而靜。所以吉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故無不利也。原之一。曰君子見幾。不俟終日。數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中之五。五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數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也。終之九。九曰君子令終。萬福攸降。數曰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原之一一者。繼之善也。原之九九者。逆而凶也。當時者盛。失時者窮也。厥相休囚。以類從也。君子時之爲貴。時止時行。時晦時明。萬夫之望。

數終而復乎一。其生生而不窮者也。陰之終。陽之始也。夜之終。晝之始也。歲之終。春之始也。萬物之終。萬物之始也。是故入乎幽者。所以出乎明。極乎靜者。所以根乎動。前天地之終。其後天地之始乎。

一者數之原也。九者數之究也。十者行之陰陽也。十二者氣之柔剛也。原其所始，究其所終。陰陽柔剛，分合錯綜，粲然於天地之間矣。中卷

溟漠之間，兆朕之先。數之原也。有儀有象，判一而兩。數之分也。日月星辰繫於上，山嶽川澤奠於下。數之著也。四時迭運而不窮，五氣以序而流通。風雷不測，雨露之澤，萬物形色，數之化也。聖人繼世，經天緯地，立茲人極，稱物平施。父子以親，君臣以義，夫婦以別，長幼以序，朋友以信。數之教也。分天爲九野，別地爲九州。制人爲九行，九品任官，九井均田，九族睦俗，九禮辨分，九變成樂，九陳制兵，九刑禁姦，九寸爲律，九分造歷，九筮稽疑，九章命算，九職任萬民，九賦斂財賄，九式節財用，九府立圖法，九服辨邦國，九命位邦國，九儀命邦國，九法平邦國，九伐正邦國，九貢致邦國之用，九兩繫邦國之民，營國九里，制城九雉，九階九室，九經九緯，數之度也。孔子曰：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齋民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昔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

笛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度其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九十枚，度之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審其容以千二百黍實之，合命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權其重百黍爲一銖，千二百黍爲十二銖，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書曰：同律度量衡。傳曰：黃鍾爲萬事根本也。

昔者聖人之原數也，以決天下之疑，以成天下之務，以順性命之理，析事辨物，彰往察來，是故天數五，地數六，五六者，天地之中合也。五爲五行，六爲六氣，陽性陰質，五行之性曰木曰火曰土曰金曰水，六氣之質曰胎曰生曰壯曰老曰死曰化。

木之質也曰楊柳曰梅李曰松柏曰竹葦曰禾麥曰蕈，火之質也曰木火曰石火曰雷火曰水火曰蟲火曰燐，土之質也曰砂曰石曰玉曰土曰壤曰泥，金之質也曰汞曰銀曰金曰銅曰鐵曰鉛，水之質也曰澗水曰井水曰雨水曰溝渠曰陂澤曰湖海，木之物也曰鯨鯉曰蛇曰龍曰鯉魴曰小魚曰鯀，火之物也曰雞曰雉曰鳳曰鷹隼曰燕雀曰蟻蠊，土之物也曰蟾蜍曰蠶曰人曰蜘蛛曰蚓曰鰻，金之物也曰鹿曰馬曰麟曰虎曰獺曰毛蟲，水之物也曰蟹曰鱉曰龜曰鱉曰蚌曰蠃。

木之器也曰疏器門窗曰琴瑟曰規曰算節曰耒耜曰網罟，火之器也曰登器梯棚曰文書曰繩曰冠冕曰臺卓曰履榻，土之器也曰腹器筐筥曰圭壁曰量曰舟車曰盤盂曰棺槨，金之器也曰方器斧鉞曰印節曰矩曰弓矢曰簡冊曰械校，水之器也曰平器權衡曰輪磨曰準曰鏡匱曰研椎曰廁函。

逆順者，事之幾也。吉凶者，事之著也。順而吉者，木爲徵，召爲科，名爲赦，恩爲婚，姻爲產，孕爲財，帛爲火，爲燕。

集爲朝覲爲文書爲言語爲歌舞爲燈燭土爲工役爲尋常爲盟約爲田宅爲福壽爲墳墓金爲子賜爲按察爲更革爲軍旅爲錢貨爲刑法水爲交易爲遷移爲征行爲酒食爲田獵爲祭祀逆而凶者木爲杙椳爲驚憂爲醜惡爲壓墜爲夭折爲產死火爲公訟爲顛狂爲口舌爲炙灸爲災焚爲震燬土爲反覆爲欺詐爲離散爲貧窮爲疾病爲死亡金爲征役爲罷免爲責降爲爭鬪爲損傷爲殺戮水爲盜賊爲囚獄爲徒流爲淫亂爲咒咀爲浸溺下卷

筮法

筮者神之所爲乎其善五十虛一分二掛一以三揲之視左右手歸餘於扚兩奇爲一兩耦爲二奇耦爲三初揲綱也再揲目也綱一函三以虛待目目一爲一以實從綱兩揲而九數具八揲而六千五百六十一之數備矣分合變化如環無端天命人事由是校焉吉凶禍福由是彰焉大人得之而申福小人得之而避禍君子曰筮者神之所爲乎大事用年其次用月其次用日其次用時

十二木棋徑九分厚一分陽刻一陰刻二者四陽刻二陰刻三者四陽刻三陰刻一者四雜取其八自上而下自左而右縱二橫四縱者九也橫者一十百千也餘四不用者不足之用也前後相乘而數備矣

數者理之時也辭者數之義也吉凶者辭之斷也惠迪從逆者吉凶之決也氣有醇漓故數有失得一成於數天地不能易之能易之者人也

一吉而九凶三祥而七災八休而二咎四吝而六悔八數周流推類而求五中則平四害不侵厥或是欒

雜而不純。承平之世。視主廢置。凶咎災吝。有命不繫。

一吉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故凡一皆吉。與九凶對。元吉吉。又逢吉。故曰元吉。

二咎咎。過也。凡二皆咎。與八休對。

三祥祥。福也。凡三皆祥。與七災對。

四吝吝。心有羞惡也。凡四皆吝。與六悔對。

五平。皇極。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其尊無對。凡五皆平。

六悔悔。心悟其失也。凡六皆悔。與四吝對。

七災災。禍也。凡七皆災。與三祥對。

八休休。美也。凡八皆休。與二咎對。

九凶書曰德二三。動罔不凶。故凡九皆凶。與一吉對。大凶凶。又逢凶。故曰大凶。

皇極內篇數總名

一原左一右一曰原。始也。與終相對。

二潛左一右二曰潛。藏也。與墮相對。

三守左一右三曰守。定也。與移相對。

四信左一右四曰信。實也。與罔相對。

五直左一右五曰直。正也。與壬相對。

蒙左一右六曰蒙昧也與因相對
閑左一右七曰閑暇也與勝相對
須左一右八曰須待也與遇相對
厲左一右九曰厲危也與養相對
成左二右一曰成就也與結相對
沖左二右二曰沖和也與戎相對
振左二右三曰振動也與正相對
祈左二右四曰祈禱也與報相對
常左二右五曰常久也與革相對
柔左二右六曰柔弱也與堅相對
易左二右七曰易平也與危相對
親左二右八曰親主也與賓相對
華左二右九曰華花也與實相對
見左三右一曰見現也與收相對
獲左三右二曰獲得也與訟相對
從左三右三曰從隨也與分相對

一九

二九

交左三右四曰交合也與競相對

育左三右五曰育養也與疾相對

壯左三右六曰壯強也與弱相對

興左三右七曰興起也與除相對

欣左三右八曰欣喜也與懼相對

舒左三右九曰舒緩也與迅相對

比左四右一曰比近也與遠相對

開左四右二曰開闢也與翕相對

晉左四右三曰晉進也與卻相對

公左四右四曰公正也與用相對

益左四右五曰益增也與損相對

章左四右六曰章明也與昧相對

盈左四右七曰盈滿也與虛相對

錫左四右八曰錫資也與戾相對

靡左四右九曰靡多也與飾相對

庶左五右一曰庶似也與寡相對

三九

四九

決左五右二曰決。斷也。與疑相對。

豫左五右三曰豫。樂也。與過相對。

升左五右四曰升。上也。與伏相對。

中左五右五曰中。皇極也。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其尊無對。

伏左五右六曰伏。還也。與升相對。

過左五右七曰過。咎也。與豫相對。

疑左五右八曰疑。惑也。與決相對。

寡左五右九曰寡。少也。與庶相對。

飾左六右一曰飾。賁也。與靡相對。

五九

辰左六右二曰辰。遠也。與錫相對。

虛左六右三曰虛。空也。與盈相對。

昧左六右四曰昧。昏也。與章相對。

損左六右五曰損。減也。與益相對。

用左六右六曰用。口也。與公相對。

卻左六右七曰卻。退也。與晉相對。

翕左六右八曰翕。合也。與開相對。

遠左六右九曰遠。疏也。與比相對。六九

迅左七右一曰迅。速也。與舒相對。

懼左七右二曰懼。憂也。與欣相對。

除左七右三曰除。去也。與興相對。

弱左七右四曰弱。柔也。與壯相對。

疾左七右五曰疾。病也。與育相對。

競左七右六曰競。爭也。與交相對。

分左七右七曰分。判也。與從相對。

訟左七右八曰訟。爭也。與獲相對。

收左七右九曰收。斂也。與見相對。

實左八右一曰實。果也。與華相對。

賓左八右二曰賓。客也。與親相對。

危左八右三曰危。險也。與易相對。

堅左八右四曰堅。剛也。與柔相對。

革左八右五曰革。變也。與常相對。

報左八右六曰報。答也。與新相對。

七九

止左八右七曰止。靜也。與振相對。
戎左八右八曰戎。兵也。與沖相對。
結左八右九曰結。束也。與成相對。
養左九右一曰養。安也。與厲相對。
遇左九右二曰遇。會也。與須相對。
勝左九右三曰勝。克也。與閑相對。
囚左九右四曰囚。困也。與蒙相對。
壬左九右五曰壬。佞也。與直相對。
固左九右六曰固。執也。與信相對。
移左九右七曰移。遷也。與守相對。
墮左九右八曰墮。墜也。與潛相對。
終左九右九曰終。盡也。與厚相對。

八九

九九

九峯家學劉李三傳

教授蔡覺軒先生模

蔡模字仲覺。九峯先生家子也。淳祐四年。以丞相范鍾薦。謝方叔亦乞表異之。詔補迪功郎。添差本府教授。嘗輯文公所著書爲續近思錄。及易傳集解。大學衍說。論孟集疏。河洛探賾等書行世。學者稱爲覺軒先生。

文肅蔡久軒先生杭

蔡杭字仲節。覺軒之弟也。紹定進士。主管刑工架閣文字。詔試館職。遷祕書正字。陞校書郎。兼樞密院編修。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疏權姦不可復用。國本亟宜早定。帝善其言。累官至端明殿學士。同知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卽乞骸。不伺報輒行。落職。予祠。卒。諡文簡。以犯祖諱。更諡文肅。

雲濠匯案。萬應金華志。仲節。元定之孫。博通經史。邃于理學。淳祐十一年。知金華郡。亟陞北山魯齋。二先生之門。請爲主教。麗澤魯齋一出而娶之。禮俗興。

山長蔡靜軒先生權

蔡權字仲平。九峯先生第三子也。聰明英毅。肄業于家庭。兄弟聯席。自相師友。覺軒爲續近思錄。易傳集解。大學衍說。河洛探賾。論孟集疏等書。皆與先王參考。以至成編。以兄恩補承務郎。教授鄉閭。講明義理。獨處靜室。幽軒終日。怡怡。學者稱之曰靜軒先生。參蔡氏九儒書。

粹材匯案。真西山爲九峯墓表。稱季子亦嗜學。授廬峯書院山長。訓誨人才云。

九峯門人

朝奉陳先生光祖別見西山蔡氏學案

忠簡劉冰壺先生欽

劉欽字于時建安人九峯蔡氏弟子也以蔭累官同知樞密院事歸隱武夷自號冰壺散人諡忠簡著尚

書行義補

何雲源先生口

何口號雲源先生劉習甫見先生得建安二蔡易洪範之學先生大器之特授以微言妙旨參上虞縣志

梓材謹案雲源柯氏學案劉習甫傳或傳寫作靈源黃晉雍北山記遊八首其一爲靈源何氏豈卽

北山何氏邪姑識以俟考

劉氏家學劉李四傳

劉先生涇

劉涇忠簡子雲莊之後也其跋胡氏易學啓蒙通釋曰嘗記兒時經家庭授易聞之先君子云昔晦庵先生之講學于雲谷也我先文簡雲莊兄弟與西山蔡先生父子從遊最久講四書之餘必及于易舊藏雲莊所鈔諸經師說數鉅帙兵燹之餘其存者蓋千百之什一耳一日約无咎詹君退齋熊君訪雲谷遺跡適值新安胡君庭芳來訪出一編見示謂其父玉齋平生精力盡在此書亟閱諦玩見其論象說理允爲明備而其所援引則雲谷當日及門之士遺言討論多在焉參經義考

梓材誦案：潛庵學案陳石堂傳云：建州劉純父聘主雲莊書院，純父蓋卽先生之字。

何氏門人

司農劉先生漢傳

劉漢傳，字習甫，上虞人。戶部侍郎漢弼之弟也。時有雲源何氏者，得建安二蔡易範之學，先生往從之，求其奧旨。初，先生以祿不逮親，絕意仕進。雲源勉之，仕年四十六始舉進士，累官至監都進奏院。陞對陳四事曰：崇聖學，闢異端，伸直氣，恤民隱。遷司農丞，守南康軍，改吉州，俱有聲。晉江西提舉時，長江失險，人心搖蕩，元兵日逼。先生捍禦要害，民恃以無恐。制書獎之，除直寶謨閣，尋知處州。遷兩浙運使，吏部郎，力辭不受。已而晉司農卿奉祠，閒居十一年。知宋將亡，臨終，索筆書曰：生爲宋臣，死爲宋鬼。所著有洪範奧旨、通鑑會評、止善集。補

九峯續傳

鄉貢劉竹坪先生實翁附子震

劉實翁，吉水人。元貢進士，號竹坪先生。子震，字庚振。元進士，朝列大夫。知趙州，世稱蒼簣先生。竹坪蒼簣治尙書有名。王充耘等皆出其門。元末丁亂，蒼簣舉宗奮義，日夜戰，其鄉闔門多戰死云。參解春雨集

貞文黃存齋先生鎮成

黃鎮成，字元鎮，邵武人。年弱冠，卽厭棄榮利。延祐初，再試有司，不合。築室城南，顏曰南田耕舍。慨然以聖賢道學自力。學者稱爲存齋先生。著尙書通考十卷、周易通義、中庸章旨。文宗天歷三年執政者薦爲江

西路儒學提舉。祿不及而卒。年七十有五。集賢議諡曰貞文處士。從黃氏補本錄入。

隱君陳先生師凱

陳師凱字道勇。南康人。隱居廬山。名其地曰東匯澤。撰尚書蔡傳旁通六卷。同上。

劉氏門人

同知王先生充耘

王充耘字耕野。江西人。元統初以書經成進士。授同知永新州事。尋棄官養母。晚益潛心尚書。考訂蔡傳。名曰讀書管見。凡二卷。外有書義主意。書義矜式。各六卷。同上。

卷六十八

北溪學案表

陳淳

子槩

季氏塔
晦翁林氏門

陳沂

人
延平白水籍

楊昭復

呂大圭

邱葵

呂椿

溪屏山再傳
元城龜山

附師辛介
甫樊平甫

氏武夷豫章
三傳

王昭

呂大圭

見上楊氏門人

陳水二程四傳

蘇思恭

祖尊已

黃必昌

黃以翼

卓琮

梁集

王雋

鄭思悅

見于白石門人

鄭思永

王次傳

江與權

並見白石門人

葉采

別見木鐘學案

邵甲

王震

並見慈湖學案

張應霖

李彝

朱右

鄭聞

謝升賢

貫齋講友

王遇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楊仕訓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並北溪講友

蔡和

蘇思恭

復之學侶

黃必昌

黃以翼

卓琮

王雋

並見北溪門人

		鄭思永	鄭思忱
	王次傳		
江與權			

北溪學案

祖望謹案滄洲諸子以北溪陳文安公爲晚出其術師門甚力多所發明然亦有操異同之見而失之過者述北溪學案梓材案是卷學業謝山修補甚詳其彙具存

朱林門人劉李再傳

文安陳北溪先生淳甯子集

陳淳字安卿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且曰此非聖賢事也因授以近思錄及文公守漳請教文公曰凡閱義理必窮其原先生聞而爲學益力日求所未至文公數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後十年復往見文公陳其所得時文公已寢疾語之曰如今所學已見本原所闕者下學之功爾自是所聞皆要切語凡三月而文公卒先生追思師訓痛自裁抑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郡守以下皆禮重之時造其廬而請焉嘉定九年待試中都歸遇嚴陵守鄭之悌率僚屬延講郡庠先生歎陸學張王學問無原全用禪家宗旨認形氣之虛靈知覺爲天理之妙不由窮理格物而欲徑造上達之境反託聖門以

自標榜乃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爲四章以示學者明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卒年六十五所著有論孟學庸口義字義詳講禮詩女學等書門人陳沂等錄其語號篤谷瀨口金山所聞子槩又編次其文爲五十卷修

北溪語錄

太極只是理。理本圓。故太極之體渾淪。以理言則自末而本。自本而末。一聚一散。無所不極。其至自萬古之前。與萬古之後。無端無始。此渾淪太極之全體也。自其沖漠無朕。與天地萬物皆由是出。及天地萬物既由是出。又復沖漠無朕。此渾淪無極之妙用也。聖人一心。渾淪太極之全體。而酬酢萬變。無非太極流行之妙用。今學問工夫。須從萬事萬物中貫通。湊成一渾淪大本。又於渾淪大本中散爲萬事萬物。使無稍窒礙。然後實體得渾淪至極者在我。而大用不差矣。

太極只是總天地萬物之理而言。不可離天地萬物之外。而別爲之論。又云。陳幾叟月落川處處皆圓之譬。亦正如此。

道流行天地之間。無所不在。無物不有。子思言鸞飛魚躍。上下察以證之。程子謂子思喫緊爲人活潑潑地者。正如顏子所謂卓爾。孟子所謂躍如之意。都是真見得這道理分明。故如此說。若易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孔子此處。是就造化根源上論。

道理二字。亦須有分別。萬古通行者道也。萬古不易者理也。

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孔子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夫子所謂善。是就人物

未生之前。造化源頭處說。孟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之者性處說。是人生以後事。其實由造化源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是之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淵源於夫子所謂善者而來。而非有二本也。

仁只是天理生生之全體。無表裏動靜隱顯精粗之間。唯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乃可以當其名。若一處有病痛。一事有欠闕。一念有間斷。則私意行而生理息。卽頑痺不仁矣。

自孔門後。無識仁者。漢人只以恩愛說仁。韓子因遂以博愛爲仁。至程子而非之。而曰仁性也。愛情也。以愛爲仁。是以情爲性矣。至哉言乎。然自程子之言一出。門人又一向離愛言仁。而求之高遠。不知愛雖不可以名仁。而仁亦不能離乎愛也。上蔡遂專以知覺言仁。夫仁者固能知覺。而謂知覺爲仁。則不可。若能轉一步觀之。只知覺處。純是天理。便是仁也。龜山又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夫仁者固與萬物爲一。然謂與萬物爲一爲仁。則不可。若能轉一步觀之。只於與萬物爲一之前。純是天理流行。便是仁也。呂氏克己銘。又欲克去有己。須與萬物爲一體。方爲仁。其視仁。皆若曠蕩在外。都無統攝。其實如何得與萬物合一。洞然八荒。如何得皆在我闕之內。殊失孔門向來傳授心法本旨。至文公始以心之德愛之理六字形容之。而仁之說始親切矣。

禮謂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只就此二句體認持敬底工夫。意最親切。

恭是敬之見於外者。敬是恭之存於中者。然未有內無敬而外能恭者。亦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者。恭敬不是二物。如形影與忠信忠恕相關一般。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別列示學者文。

道理初無玄妙。只在日用人事間。但循序用功。便是有見。所謂下學上達者。須下學工夫到。乃可從事上達。然不可以此而安於小成也。夫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多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多少工夫。唯當開拓心胸。大作基址。須萬理明徹於胸中。將此心放在天地間。一例看。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須明三代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爲全儒。而可以語王佐事業。須運用酬酢。如探諸囊中。而不匱。然後爲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真爲已物矣。至於以天理人欲分數。而驗賓主進退之機。如好好色。惡惡臭。而爲天理人欲強弱之證。必使之於是是非非。如辨黑白。如遇鑊錕干將。不容有騎牆不決之疑。則雖艱難險阻之中。無不從容自適。然後爲知之至。而行之盡。此心之量極大。萬理無所不包。萬物無所不統。古人每言學必欲其博。孔子所以學不厭者。皆所以極盡乎此心無窮之量也。論語曰。博學而篤志。立志要定。不要雜。要堅。不要緩。如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若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皆以聖人自期。皆是能立志。孟子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孟子以舜自期。亦是能立志。

命字有二義。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其實理不外於氣。蓋二氣流行萬古。生生不息。不成只是空個。氣必有主宰之者。曰理是也。然理非有離乎氣。只是就氣上指出個地。不離乎氣而爲言耳。

禮運言人者。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說得亦親切。此真聖賢之遺言。非漢儒所能言也。蓋天地間無一物不是陰陽。則無一物不是鬼神。以上梨洲原本。

示學者文

求道過高者。宗師佛學。陵蔑經典。以爲明心見性。不必讀書。而蕩學者於空無之境。立論過卑者。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爲經世濟物。不必修德。而陷學者於功利之域。師友淵源。○補

聖門用功節目。其大要不過曰。致知力行而已。致者推之而至其極之謂。致其知者。所以明萬理於心。而使之無所疑也。力者勉焉而不敢怠之謂。力其行者。所以復萬善於己。而使之無不備也。知不至則真是真非無以辨。其行將何所適從。必有認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矣。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爲空言。而盛德至善。竟何有於我哉。然二者亦非截然判先後爲二事也。故知之明則行愈速。而行之力則所知又益精矣。其所以爲致知力行之地者。必以敬爲主。敬者主一無適之謂。聖賢所以貫動靜徹終始之功也。能靜則中有涵養。而大本清明。由是而致知。則心與理相涵。而無頑冥之患矣。由是而力行。則身與事相安。而不復有扞格之病矣。用功節目。

北溪文集補

仁者固能好人。能惡人。然恐惡人之意常過寬。好人之意常過厚。惡人之意終較緩。好人之意終較速。
祖望謹案。此乃長者之言。然君子之惡惡。本以自警。則有如仇如探湯者。北溪但就待人一邊言之耳。

忠恕難截然分成兩段。發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是忠底心。聖人安得有憤。只是誠懇篤切。如恐不及。便是憤。惟真能憤。然後真得樂。

神發於陽。魄根於陰。心也者。麗陰陽而乘其氣。無間於動靜。卽神之所會。而爲魄之主也。晝則陰伏藏而陽用事。陽主動。故神運魄隨。而爲寤。夜則陽伏藏而陰用事。陰主靜。故魄定神蟄。而爲寐。神之運。故虛靈知覺之體。灼然呈露。如一陽復後。萬物之有春意焉。而此心之於寤也。爲有主。神之蟄。故虛靈知覺之體。沈然潛隱。悄無蹤跡。如純坤之月。萬物之生性。不可窺其朕焉。而此心之於寐也。爲無主。然其中實未嘗泯。而有不可測者存。呼之則應。警之則覺。是亦未嘗無主已。故自其大分言之。寤陽而寐陰。心之所以爲動靜也。細而言之。寤之有思者。又動中之動。而爲陽之陽也。無思者。又動中之靜。而爲陽之陰也。寐之有夢者。又靜中之動。而爲陰之陽也。無夢者。又靜中之靜。而爲陰之陰也。又錯而言之。思有善與惡者。又動中動之陽。明陰濁也。無思而善應與妄應者。又動中靜之陽。明陰濁也。夢之有正與邪者。又靜中動之陽。明陰濁也。無夢而易覺與難覺者。又靜中靜之陽。明陰濁也。聖人與衆人動靜則同。而所以爲陽明陰濁。則異人之學力。可以驗矣。

聖人知匡人之決不能害己。所以信天理之必然者。而又必有戒畏之心。所以盡天理之當然也。

逝者如斯。楊氏有不逝之說。亦猶中庸說死而不亡之意。皆是墮異端處。

周公請命。成王出郊。耿恭拜井。庾黔婁祈北辰。與王祥姜詩等事。只爲天地間同此一理。同此一氣。理所以統乎氣。而人心又爲之主。隨其所屬。小大但精誠所注。理強而氣充。自然有相感通。有若血脈之相關者。然人或有不能必其然者。蓋無不應者。理之常也。或不能必然者。非其常也。故君子惟自盡其所當爲。而不可觀其所難必。

人有淡然不逐物欲者。而亦不進於天理。蓋其質美而未學。所云者。止其粗而未及精。止其顯而未及隱。其不復天理處。便是人欲之根。尚在潛伏。爲病。未能去之淨盡。而猶有陰拒天理於冥冥之間。正如瘧疾寒熱既退。而精神不爽。病猶在隱而未全退。蓋形氣尙爲主。天理尙爲客也。

一日克己復禮。當是時。顏子分上克己。業過大半。所以夫子有一日之說。未爲徑快疏略。而在顏子剛勇手段。一日亦真足承當。若在學者工夫。未曾一二。而輒欲試一日之說。安能頓然徹底淨盡。

曾點只是窺見聖人大意如此而已。固未能周斲乎體用之全。如顏子卓爾之地。而其所以實踐處。又無顏子縝密之功。故不免乎狂士。蓋有上達之資。而無下學之功。若以漆雕開比之。則開之意。正欲實致其下學之功。而進乎上達者。在學者於點之趣味。固不可不涵泳於中。然所以致其力者。不可躐高以忽下。而當由下以達高。循開之所存。體回之所事。開之志既篤。回之功既竭。則點之所造。又不足言。

子路行處篤於點。平時胸懷磊落。不爲勢利拘。幾有灑然底意。如與狐貉立。與朋友共。無憾。其地位高矣。但其見處不及點。由此理而不知。

暴來者待之以遜。毀來者待之以靖。詐來者待之以誠。慢來者待之以恭。以上四目。

魂者。陽之靈氣之發也。其分主動。所以行乎此身之中。隨所貫而無不生。魄者。陰之精體之凝也。其分主靜。所以實乎此身之中。隨所注而無不定。參觀互考。魂中有魄。魄中有魂。無所不存。凡日用之所奮厲。震作通暢和樂。施爲經畫。思慮明覺者。魂之屬也。整齊嚴肅。安恬退止。持循執守。決斷記志者。魄之屬也。魂充魄聚。則心力強。心之神明清爽。則魂魄有統。人生始於氣感。則得魂爲先。既而體凝焉。則魄次之。又既

生而神發焉。則魂主之。發而純一湛靜。則魄主之。男則魂統魄。女則魄統魂。稟重厚者魄勝魂。賦輕清者魂勝魄。魂魄說。

死生無二理。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化生萬物。此所以生之始也。得是至精之氣而生。氣盡則死。得是至真之理。而其存也順。則其死也安。始終生死如此而已。自未生之前。是理氣爲天地間公共之物。非我所得與。既凝而生之後。始爲我所主。而有萬化之妙。及氣盡而死。則理亦隨之一付之人化。又非我所能專有。而常存不滅於冥漠之間也。今佛者曰。未生之前。所謂我者。固已具。既死之後。所謂我者。未嘗亡。所以輪回生生於千萬億劫。而無有窮已。則是形潰而反於原。既屈者可復申。與造化消息闔闢之理。殊不相合。且天堂地獄。明證昭昭。是天地間別有一種不虛不實之田地。可以載其境。別有一種不虛不實之磚瓦材木。可以結其居。與萬物有無虛實之性。又不相符。福可以禱而得。罪可以賂而免。所以主宰乎幽陰者。猶爲私意之甚。觀此。雖愚者可以不惑矣。

人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其由形氣而發者。以形氣爲主。而謂之人心。由理義而發者。以理義爲主。而謂之道心。飢思食。渴思飲。冬思裘。夏思葛。此皆人心也。視思明。聽思聰。言思忠。動思義。道心之謂也。二者固有脈絡。粲然於方寸之間。而不相亂。自告子以生言性。則已指氣爲理。而不復有別。今佛者以作用是性。以蠢動之類。皆有佛性。運水搬柴。無非妙用。專指人心之虛靈知覺。而作弄之。明此爲明心。見此爲見性。悟此爲悟道。其甘苦食淡。停思絕想。嚴防痛抑。堅持力制。或有見於心。如秋月碧酒之潔者。遂以爲達到。而儒者見之。自顧有穢淨之殊。反爲歆慕。舍己學以從之。不知聖門自有克己爲仁。瑩淨之境。所爲江漢。

之濯。秋陽之暴。及光風霽月者。乃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而彼之所謂月潭清潔者。特不過萬理俱空。而百念不生耳。相似而實不同也。心之所具者。惟理。彼以理爲障礙。而悉欲空之。則所存者。特形氣之知覺。此是第一節差錯處。至於無君臣父子等大倫。乃其粗迹。悖謬極顯處。心本活物。如何使之絕念不生。必欲絕之。死而後可。程子以爲佛家有一個覺之理。自謂敬以直內。而無義以方外。則直內者亦非。正謂此也。以上假道之辨。

八條目中。格物之義最博。而誠意所關繫爲最要。雜著。

流俗舉子。且得開示以邪正大分。而明白其入德之門。然後徐徐進以聖賢精密之功。西銘等文字。非可驟與之語。而強聒之也。答李公暉。

學者先須堅立此志。嘗以顏子有爲若是者在念。而自提撕。以孟子未免鄉人爲憂。而自淬厲。不埋沒。不退轉。然後循循用功。以副之。致知力行二事。當齊頭著力並做。不是截然爲二事。先致知然後行。只是一套底事。行之不力。非行之罪。皆知之者不真。須見善真如好好色。見惡真如惡惡臭。然後爲知之至。而行之力。即便在其中矣。

知行不是兩截事。譬如行路。目視足履。豈能廢一。若瞽者不用目視。而專靠足履。寸步決不能行。跛者不用足履。而專靠目視。亦決無可至之處。

道理須要看得端的。不可略見大意。是是非非。須如好色惡臭。雖然不可移易。方透得大學誠意關。方到得孟子居安地位。始有牢固得力處。方可保成個人。免禽獸之歸。若只依希半開半界。茫然不定。平居未

接物時猶未見做病。忽臨大利害境界。有大大可羨可嗜可駭可懼。便不覺爲之潰亂變動。忽墮於非人類之域。而不自知。豈不可畏。

吾子所學。只欲博物洽聞。不欲爲志道據德工夫。殊不入顏曾路來。古人謂切問而近思。又曰審問之。謹思之。今吾子不切不審而雜乎其間。不近不謹而泛乎其思。長編大帙。都一滾來。是乃博問而遠思。殊非朴實頭地。

讀聖賢書。不必過用心求玄求妙於杳冥昏默之表。特於人事日用間。以其言一一切身體之一一見得。確然不可移易。爲吾身中事。則雖艱難險阻之中。無不從容灑落。百鍊不爲之磨。九死不爲之悔。其中固自有所謂玄妙者。只心知獨悟。而非他人所能與。

太極卷子各隨段訂正。但此等未到處。不必苦苦勞心過求。當反之吾身日用人事之切處。一動一靜。蓋莫非太極流行之實。非下學工夫。從千條萬緒中串過來。終非實見。亦安得存養而實有之。特恐復墮於莊列之途而不自知。

制度名數。無非理義所寓。輕重疏密之間。可見古人纖悉處。厭而置之。不幾墮釋老空無之病乎。

所謂別尋一個光輝底物。爲收藏之說。此正文公摘出異端心腹隱疾。以警學者。世儒多不免此。凡其窮高極遠。求玄語妙者。皆坐此病。吾儒所謂高遠。實不外於人事卑近。非窮諸天地萬物之表。所謂玄妙。實不離乎日用常行。非求諸空無不可涯溪之中。故精義妙道。須從千條萬緒中串過來。盛德至善。須從百窮九死中磨出來。六經語孟。何嘗有一懸虛之說。以上答陳伯漢。

近思錄第一卷皆陰陽性命之蘊。最爲難看。未可入頭。便硬穿鑿去。且放緩亦無妨。第二卷至第五。皆切身用功處。最宜熟究。第十三卷辨異端之說。十四明聖傳之統。參考詳玩。俟有得焉。然後可以次第釋矣。通書簡奧。未可驟讀。史學亦且放緩。俟胸中權衡一定。方可及之。乃能真有以斷千古是非之情。而資異時盛大之用。答林司戶。

文公表出近思錄及四子。以爲初學入道之門。使人識聖門踐徑。於此融會貫通。以作權度。去讀天下羣書。究人生萬事。非謂天下道理。皆叢萃該備於此。可以自此取足。便安然兀坐。持循把守。以爲聖賢事業。盡在此。無復他求。便可運用施爲。無往而不通。是大不然也。程子曰。須大其心。使開闊。如只孤孤單單。窄窄狹狹。去看道理。左動右礙。前觸後窒。更無長進之望矣。答蘇德甫。

祖望謹案。此段甚佳。然愚謂四子之書。道理自無不該備。得博觀事變。誠有不可以此自畫者。前此大儒如尹和靖。持守甚固。卻是不教人讀書。得此說。可以抹其流弊。

聖門工夫。自有次序。非如釋氏妄以一超直入之說。欺愚惑衆。須從下學。方可上達。格物致知。然後動容周旋。無阻陸學。厭繁就簡。忽下趨高。陰竊釋氏之旨。陽託聖人之傳。最是大病。與姚安道。

承喻及臨利害得喪。輒覺氣懾心動。爲身大患。自非切己用功。何以及此。然去病當從根。則無遺種。大凡臨利害得喪。見其理不破。則於中不能無所疑。所養之氣。餒而不充。則於中不能無所懼。疑與懼交。戰心烏乎而不動。欲見事理之破者。在乎致知格物之功。欲養氣之充者。在乎集義之功。雖臨大變。當大任。應之無不從容矣。與鄭行之。

此一種門戶全用禪家宗旨祖述那作用是性一說將孟子所闢告子生之謂性底意重喚起來指氣爲理指人心爲道心謂此物光輝燦爛至靈至聖天生完具瀰滿世界千萬億劫不死不滅凡性命道德仁義禮智都是此一物而異名凡平時所以拳拳向內矜持者不把作日用人事所當然只是要保護那光輝燦爛不死不滅底物事是乃私意利心之尤其狀甚有似於存養而實非聖門爲己之學也所主在此故將下學工夫盡掃合下直向聖人生知安行地位上立接引後進亦直向聖人生知安行地位上行其徒一二老輩間有踐履好處者此非由學力師訓之故乃出於生質之篤厚而然亦只是與道暗合案之實不相符以上答鄭節夫

祖望謹案此數語太過

靜坐之說異端與吾儒極相似而絕不同道佛二家亦小不同道家以人之睡臥則精神莽蕘行動則勞形搖精故終日夜打坐只是欲醒定其精神魂魄遊心於沖漠以通仙靈爲長生計佛家以睡臥則心靈顛倒行動則心靈走失故終日夜打坐只是欲空百念絕萬想以常存其千萬億劫不死不滅底心靈知識使不至於迷錯個輪回超生之路此其所主皆欲利之私且遠陰陽之經曉人理之常非所謂大中至正之道若聖賢之所謂靜坐者蓋持敬之道所以斂容體息思慮收放心涵養本源而爲酬酢之地不欲終日役與事物相追逐前輩所以喜人靜坐爲善學然亦未嘗終日偏靠於此無事則靜坐有事則應接故明道亦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若江西之學不讀書不窮理只終日默坐澄心正用佛家之說在初學者理未明識未精終日兀坐是乃槁木死灰其將何用

心不能無思。所思出於正，乃天理之形。思其所不當思，則爲坐馳。今欲終日默坐無所思，便自忽然有覺悟。寧有是理。以上答四蜀史杜諸友。

所喻病痛，有喜善嫉惡之心太勝，而包荒之量未洪，勇往直前之力有餘，而詳緩之意不足，卻是氣稟之偏。惟至於理義窮格，昭明氣質磨礪純粹，自無不各中其節矣。如一以包荒爲量，而其理不明，則混而無別，有妨乎智。一以詳緩爲意，而其理不明，則懦而無主，有害乎義。又不可以一定拘也。答陳逢父。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北溪文集六十條，今別列示學者文一條，又一條爲張應靈李驛立傳於後。一條附錄鄒聞傳後，又移入晦翁學案五條，移入東萊學案一條，移入象山學案五條，移入水鏡學案一條，移入滄洲諸儒二條，移入嶽麓諸儒二條，移入慈湖學案四條，移入槐堂諸儒三條，又一條分爲喻可中顯平甫立傳，又案謝山序錄言先生衛師門甚力，亦有操異同之見而失之過者，自可合諸條而互見之也。

北溪講友

陳復之先生易

陳易字復之，永春人。從朱文公學，文公嘗稱先生及北溪爲學，頗得蹊徑次第。同郡蔡白石累貽書請質，郎中王東湖先生遇。

料院楊先生仕訓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復之學侶

堂長蔡白石先生和

蔡和字廷傑，晉江人。心慕朱文公，以親老不能，勉陳易往受業，而以書請質之。居白石村，喪祭酌古今禮，鄉閭化之。真德秀守郡，李方子爲僚，議創書院於東湖，延先生爲堂長，會易鎮不果，號蔡白石。

北溪門人劉李三傳

推官陳貫齋先生沂

陳沂字伯深，一字貫齋，仙遊人，光祖之子。北溪陳氏弟子也。北溪稱其天姿粹澹，用功懇切，蓋高弟云。雲濠案北溪集與先生書三卷，答問二十篇，官至新州推官，所著有讀易記。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底藁別爲先生一傳，云篤志紫陽之學，以父命從北溪遊，而又獨參當世名儒，碩士，嘗名其書室曰貫齋。北溪爲之記，又云著大學論語稅讀易記等書。仙遊縣志言先生獨參劉繼，廖德明李方子楊至諸先生之門，而北溪其所終身卒業者，凡一時及門之士，皆推爲續嗣云。

楊先生昭復

楊昭復，雲濠案先生姓一作王，一作黃，疑莫能定。閩人，師北溪，得朱子之傳，其門人曰呂大圭，補

王潛軒先生昭

王昭，號潛軒，北溪弟子，爲鄉先生。呂圭叔少嗜學，師事焉，參通志堂經解序。

梓材謹案：先生與楊先生昭復並師北溪，其以楊昭復爲王昭復，蓋因同名昭，且同爲呂氏師，而誤爲一人也。

教授蘇省齋先生思恭祖尊已

蘇思恭字欽甫，雲濠，案謝山劉記云字德甫，晉江人，祖尊已，以學行著。先生嘉定中登第，從陳北溪、蔡白石遊，篤意朱氏之學，踐履堅確，時然後言，除興化軍教授，以理義之實革詞藻之華，士風翕然爲變。陳宓諸賢推重之，調韶州教授，有省齋文彙、曲江志。

州判黃先生必昌

黃必昌字景文，雲濠，案景文一作京父，晉江人，從北溪學，又切磋於陳宓、潘柄二賢，有大學中庸講義，嘉定中登第，判循州。

黃先生以翼

黃以翼字宗台，泉州人，北溪陳氏弟子也，兼師蔡白石，析理精詣，暮年學益博，所著有易說禮說。

卓先生琮

卓琮字廷瑞，永春人，嗜學堅苦，能暢北溪所授之旨。

梁先生集

梁集字伯翔

梓材誦案陳復齋志北溪墓云：北溪卒四年，其門人蘇思恭、梁集、陳沂以書抵莆，謁志，是先生爲北溪門人之證，又案北溪集有答梁伯翔三書。

王先生雋

王雋北溪學生北溪卒爲文奠之參北溪文集附錄

鼓院鄭先生思忱

鄭先生思永

王先生次傳

江先生與權並見白石門人

祕監葉平嚴先生采別見木鐘學案

邵願齋先生甲

王先生震並見慈湖學案

張先生應靈

李先生發

張應靈李發嚴州人並學於北溪北溪與鄭行之書云此間學者皆江西之流惟得張應靈一人志趣未雜一心樂聽講論爲可望近又得李發有志舍舊從新爲可嘉補

梓材謹案北溪文集與鄭寺丞書作李發發與鄭行之書作李發與發字相似蓋傳寫之譌作發者是也

朱先生右

朱右字仁仲嚴州人也補

雲濠謹案謝山學案劄記有是條北溪爲朱仁仲字說有云嘉定丁丑秋過嚴陵爲鄭使留在學講說學徒朱君右者甚拳拳於聽受深有所警發每自恨親炙之爲晚云

上焉者安於數者也其次守焉其下悖焉安焉者謂之聖守焉者謂之賢悖之者愚而已矣是故歷數在躬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聖人也體數之常不易其方順時而行賢人也逆數越理亂天之紀小人之無忌憚也

義之所當爲而不爲者非數之所能知也義之所不當爲而爲者亦非數之所能知也非義不占非疑不占非義而占謂之欺非疑而占謂之侮虛其心和其志平其氣一其聽有不占也而事無不應有不謀也而用無不成誠之至焉神亦至焉是謂動之以天

敬者聖學始終之要未知則敬以知之已知則敬以行之不敬則心無管攝顛倒眩瞽安能有所知有所行乎

義利不可不明也不明則以利爲義心雖公亦私耳天下正理若大路然一而已旁蹊曲徑皆私意也故曰遵王之道無有黨偏偏陂反側云

命之流行而不已者道也道於天其陽乎道於地其陰乎道於人其仁義乎人者兼天地而參之者也是故天覆地承非聖人不形天施地生非聖人不成天神地靈非聖人而誰爲貞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品遜而太和合皇極之世也堯舜父子之衰也湯武君臣之缺也伏羲神農日之中乎堯舜三代時之中乎

五行在天則爲五氣。雨暘燠寒風也。在地則爲五質。水火木金土也。天之五氣。雨暘質也。地之五質。水火氣也。天交於地而雨。

白石門人

教授蘇省齋先生思恭

州判黃先生必昌

黃先生以翼

卓先生琮

王先生雋並見北溪門人

鼓院鄭先生思忱

鄭思忱字景千。安溪人。嘗從蔡白石遊。雲濠案圖書先生授尚書於四溪。李季講解折請。謝生徒書百數。嘉定中登第。爲新興令。除遣利錢三百萬。知崇安縣。復均惠倉。以私籬面錢市糶實之。左遷浦城丞。真文忠公典語。知其賢。言於太守。復得仕。知南恩州。辟浙東帥府參議官。雷變。上封事。言士溺苞苴。習久難化。民坐困且盜。宜去暴卹貧。節用蓄力。除監登聞院。參姓譜。

鄭先生思永

鄭思永字景修。安溪人。好學篤行。蔡白石愛其樸粹。妻以女。俾從學終身。著易說。

王先生次傳

江先生與權合傳

王次傳江與權與鄭思忱鄭思永蘇思恭卓琮王雋黃以翼黃必昌皆白石門人補

雲濠諸案泉州府志於蔡白石傳云一時知鄭思忱思永蘇思恭王次傳卓琮王雋黃以翼江與權黃必昌皆從北溪學是諸先生並從陳蔡者也

楊氏門人劉李四傳

知州呂樸鄉先生大圭

呂大圭字圭叔南安人雲濠案一本作同安人居樸鄉因以爲號楊昭復弟子也昭復之學得之北溪陳氏以接朱子世號溫陵截派登進士累官吏部員外郎國子編修實錄檢討官至漳州軍節制左翼屯戍軍馬未行蒲壽庚率知州田子真降元捕先生至令署降表先生不可變服逃入海壽庚追殺之所傳易經集解春秋或問學易管見其說易取陰陽對卦並論如乾坤作一論史劄作一論之類

王氏門人
知州呂樸鄉先生大圭見上楊氏門人

呂氏門人劉李五傳

隱君邱鈞礪先生葵附師辛介甫吳平甫

邱葵字吉甫同安人有志朱子之學初從辛介甫繼從信州吳平甫受春秋而親炙呂大圭洪天錫之門宋沒不應科舉杜門勵學居海嶼中因自號鈞礪翁所著有易解義書解義詩口義春秋通義周禮補亡

四書日講補

周禮補亡自序

周禮一書周公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之書也。後世之君臣每病於難行也。何居。葉水心謂周禮晚出而劉歆遽行之。大壞矣。蘇綽又壞矣。王安石又壞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壞。此後君臣病於難行。然則其終不可行乎。善乎真西山之言曰。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禮。無周公之心而行之。則悖矣。周公之心。何心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以是爲書。故能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也。歆也。綽也。安石也。無周公之心。而欲行之。適所以壞之也。鄭賈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爲無功。而聖人微旨終莫之覩。惟洛之程氏。關中之張氏。新安之朱氏。其所論說。不過數條。獨得聖經精微之蘊。蓋程張朱氏之學。周公之學也。故能得周公之心。而是書實賴以明矣。今制以六經取士。乃置周官於不用。使天下之士習周禮者。皆棄而習他經。毋乃以冬官之缺爲不全書邪。夫冬官未嘗缺也。雜出於五官之屬。漢儒考古不深。遂以考工記補之。至宋淳熙間。臨川俞廷椿始著復古編。新安朱氏一見以爲冬官不亡。考索甚當。鄭賈以來。皆當斂衽退三舍也。嘉熙間。東嘉王次點又作周官補遺。由是周禮之六官始得爲全書矣。蔡承二先生討論之後。加之參訂。的知冬官錯見於五官中。實未嘗亡。而太平大典渾然無失。欲刊之梓。木以廣其傳。是亦吾夫子存羊愛禮之意。萬一此經得入取士之科。而周公之心得暴白於天下。後世則是區區之願也。

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而周官至於三百六十。今觀成王時。周公以公兼太宰。召公以公兼宗伯。蘇忿

生以公兼司寇。成王將崩，有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則是六卿中。召公畢公毛公亦上兼三公矣。由是推之，先王之制，其職雖不廢，其官未必一一皆有。舉其大略，如掌葛、微、緝、綌、掌染草、微染草、掌茶、微茶、掌炭、微炭、角人、微齒、角、羽人、微毛、羽，每官掌一事，無是事，未必有是官也。軍司馬行司馬、戎僕戎右有軍旅，則用之。甸、祝、田、僕有田獵，則用之。有喪紀，則用夏采、喪祝。有盟會，則用詛祝。建邦國，則用土方氏。來遠方之民，則用懷方氏。先王豈能以祿食養無用之官，待有事然後用哉？亦臨事兼攝耳。故周官雖曰三百六十者，亦舉大數而言，不必皆六十也。今天官六十有三，地官七十有九，春官七十有九，秋官六十有六，冬官全無。漢儒以考工記補冬官，今據每官其屬六十，而天官羨三，地官羨十九，春官羨十，夏官羨九，秋官羨六，計其所羨者四十七官。此豈非司空之屬官，雜在五官乎？秦火後，不無缺殘。冬官豈得全無？五官豈得有羨？夫自伯禹作司空，平水土以來，至周官之書，皆曰司空掌邦土，豈得以任土地之職歸之司徒？職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邊師之屬，豈得歸之司馬？大小行人之職，豈得歸之春官？似此之類，頗多。俞廷椿、王次點皆以爲冬官未嘗亡，錯見於五官中。余細考之，果未嘗亡也。真西山、趙庸齋皆以爲次點之訂義，有先儒之所未發，謂冬官未嘗亡，諸儒不能辯。自漢以來，強以考工記補之，未有言其非者。予今以五官之屬，其本文列於前，以俞王二先生所刪補者參訂，定爲六官之屬，書於後，則周官三百六十粲然在目，而冬官未嘗亡，信然矣。並從黃氏補本錄入。

邱氏門人劉李六傳

呂先生椿

著者 Author 黃宗羲
書名 Title 宋元學案(十)

書碼 082/
Call No. 4438/4481

登錄號碼
Accession No. 010757

月日 Date	借閱者 Borrower's Name	月日 Date	借閱者 Borrower's Name

省立新竹中學

書碼
082/
4438/4481

080
1011
4-119

010757
登錄號碼
~~14119~~

010757

呂椿字子壽晉江人從邱吉甫學著尚書直解春秋精義從呂氏補本錄入

宋元學案 十七 北溪學案

一百四

14119



省立
新竹
中學

14

38-17
0757

